



● 何 银 华 著

在雷州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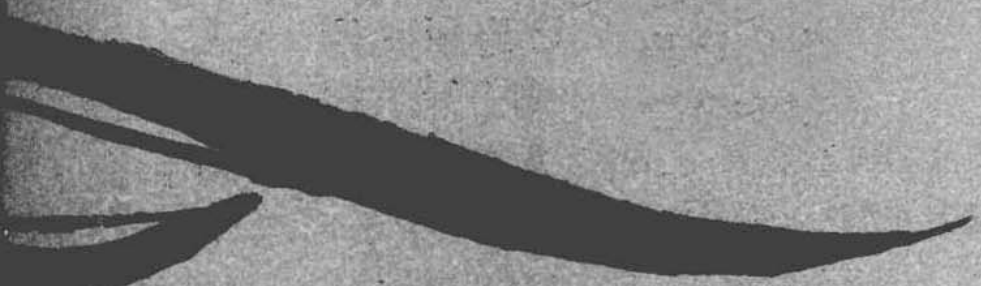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何 银 华

在雷州这片土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雷州这片土地

何银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湛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103000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18—00400—8/I·41

定价：2.30元



作者简介

何银华，广东廉江人。1944年12月生于北部湾畔的一个渔民家庭。1966年毕业于广州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即现粤西农垦）工作多年，任过教师、宣传干事和连队负责人。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调湛江日报社工作，历任编辑、记者站长、文艺部主任。在湛江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会员。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第一本散文结集。

作者以其新闻记者的眼光及其对故土若痴若狂的爱，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展示了雷州的湖海山野和半岛的文化积淀，同时讴歌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堪称一幅风情画卷。画卷融情调、氛围、意绪、哲理、诗意于一体，既跟踪历史，更拥抱现实，色彩斑驳缤纷。

作品文笔质朴自然、清新隽永、情深意浓，读来亲切。

· 目 录 ·

一位学生给老师的

内心独白……………黄康俊 1

红土情……………15

K物街漫笔……………19

碓洲踏古……………23

云雾岭采风……………30

小城的古巷……………36

银河恋歌（三章）

青年亭上忆当年……………40

鹤地之夏……………44

故乡那条渠……………48

在雷州这片土地……………50

蒲乡风情……………55

神奇的草甸……………58

最忆是农垦……………63

雷州歌·····	67
雷城访佛·····	70
金秋，在红橙的故乡·····	75

看这千里海岸·····	83
海榄的怀念·····	86
潮·····	90
渔女的笑声·····	96
说鲨（外一章）·····	101
“八爪鱼”拾趣·····	104
唱给航标工的歌·····	106
海岸情思（二章）	
海浪花·····	109
贝壳赋·····	110
夜港湾（外一章）·····	111
读《海的乐章》·····	113
椰湾风景选·····	115
南海思絮·····	119

“牛记者”琐记·····	127
美的闪光·····	132
父亲与海·····	136
环卫处里的年轻人·····	140
不屈的海草·····	147

补天五色石	162
百里画廊景千秋	179
热岛	184
庐山初识	191
桂林旅趣	194
梦游月宫	196
愿百花争妍斗艳	199
致《花甸》的耕耘者	205
后记	207

一位学生给老师的内心独白

——拟 代 序

黄康俊

开头是一个故事。8年前的一天，太阳和现在一样没什么特别。一位上任不久的年轻编辑在处理积存的稿件中，偶然拈起一篇无名作者的短稿，看了看，自言自语：这家伙这篇东西可以。

于是，这篇东西羞羞涩涩一如丑媳妇头一次见公婆和你和我亮了相，于是，就牵扯出没完没了的比开头那故事还故事的故事。

接着仍是一个故事。8年后的一天，太阳和现在一样没什么特别。那位无名作者突然收到那位刚刚迈入中年的编辑的一封信：“我结集出一本书，请您作序。请不要推辞。”那无名作者脑袋“轰”的一下发麻发胀半天哑在课桌旁，正在授课的英语老师不偏不倚刚好提问他：“Who is that girl over there?”（在那边的那个女孩是谁？）便随即答：“That’s my teacher”（那是我的老

师)。

于是引起哄堂大笑。因为正确答案为：那是我的姐妹。

都说那作者几乎被自己的潜意识坑了。

其实他叫要他写序的老师不叫老师叫何叔。

然后那日中午觉他是绝对的睡不着了，心里苦得不行地叫：何叔何叔您开什么玩笑？我这家伙算哪方草寇王八蛋有什么资格敢玷污您的巨著为您作序？您别搞我好不好？

但信却是永远的那样真诚：“我原想请×××或×××（均为文坛名人，他的朋友。引者注）作序的，但考虑您最了解我，写序更为合适。您就站在文友的角度为我写吧。我恭候着您的序。……”

他开始若有所思继之豁然开朗，然后一翻身下床：好呀何叔，您原来是冲我们的情份来的！那我写！是为序之序。

有幸我与您现在认识，朋友，我该首先欣喜地告诉您一个秘密：当您有缘捧起这本书时，您便获得一份意想不到的荣幸，您已经结识或结交了一位新朋友，确切地说该是拜了一位好老师。您会惊讶，您怎么会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呢？

我也是。但我这感觉开始并不是由于看了他的作品。我是认识他的“人”开始的。

我们之间有8年之交了，要将那个不算短的历史付之文字，不是这短短几页篇幅容得下的。记得我在创作有了一段日子时曾大言不惭地对他说：“日后我一定要好好写您一笔！”然而，遗憾的是自己至今还没资格为我的老师写一丁点东西，我只恨自己才疏学浅，难以成器以至没法报答于一二，我也羞愧甚至毫不怀疑自己眼下还是借老师之光来为我炫耀。

他实在是一个较好的作家兼编辑兼记者兼师长。他很能写，当年华师大的初生之犊不畏虎，竟然呼啦啦无所顾忌乱划一通泡出了几个电影剧本，还有小说散文杂文之类，竟然还被老师同学社会文化名人刮目相看说这小子确实有才气，竟然还能引来不少多情妩媚少女利用借书帮钉钮扣请教斧正习作诸如此类合法手续塞过来滚烫烫的情书。不过他八成是一个个给人家并不失望也没希望十分生动地回绝了。他太善良，他不愿也不会伤害任何人那怕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但善良人总是在吃亏的。他生不逢时，大革文化命的风把这个刚走出校门的雄心勃勃的本科生卷到粤西北面的一个极落后贫困的农场。好在那里山青水秀，还有人情古朴浓酽，使这个大海之子壮阔坦荡的心灵同时受于大山雄浑厚实的互补，也就应了老庄哲学诸如“有所失便有所得”，也就注定他日后要以“雷州”本土为自己创

作的根。期间，御用于各种政治运动，他创作了不少和同代人一样曾认为是得意的各类文艺作品，但直到他自己承认这才是真正的作品时，那却是比较晚才发生的事了。然而，那乱七八糟的初期磨砺，不能不为日后一朝的出征充当了敢死队。他肯定自信十足他是个人物，他不仅认识他自己而且要别人认识他自己，于是，一夜间他写了一封所谓自荐书，把自己搁上那块令多少人可望不可即的“砧板”，慧眼的行家们一看便大叫好货好货，即刻拍卖成交。他赢了。竟没多少激动，他好像知道自己理应作今日这苦行僧一行似的，把个调令摆到妻子许老师面前，淡淡地说：“明天我要去报社报到了。”那时候，是1976年的初冬。

我想他那时或者没法估计到日后他要正正式式做起散文来，他还不会想到正是由于这份职业成了他的创作的催化剂同时也在他的“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卡夫卡语）。他在一篇篇泡制新闻报导的同时开始玩散文，竟然同时引人注目，最是起哄的死党们声嘶力竭吵着要稿费共产上“咏记”，说反正不义之财人皆有份。他于是很是大方却面带羞涩，从兜里把大大小小可怜巴巴几张人民币掏了出来：那都是些小玩意儿，没值钱。死党们自然就乐：那你烂笔头就胡划多点呗！他心里已经苦笑，却没说。弟兄们你们躺着说话肯定没腰痛，他何尝

不想多写点哪！像他的能写，至今却仅仅是这么一个薄薄小本，个中的原因不说你也明白。记得我们在市文联举行的首届优秀作品授奖大会那天，我说何叔祝贺您呀何叔。他当时并不为自己的作品获奖而高兴，很是感触地说：“去年我拟了20来个题目，准备每月写它三几篇，一年完成一个集子。你不知道，我太想写了，我们这块土地也太多东西可写了，我说仅一个南中国海，里里外外远远近近就可以写几本书呢。可是，太忙了……”这些年像这类话，他曾反复地情不自禁和我说了不止五六次，我也替他着急叹气惋惜，尤其是今天在他艺术上已达到颇为娴熟并且独具一格的境界时。

报社里文艺部要管好几个版面，部里头目就他单枪匹马大小事儿全包揽，而且每星期他自己还要组织好一个5千字的“百花”副刊，从选稿、改稿、发稿、校样以致对付多如牛毛的作者来访来信，参与各界文艺的非文艺活动，同时还采写通讯、消息、特写、影视剧评，当然还有永远干不完的家务，纯粹集生旦丑于一身……所有这些，直叫三头六臂的人也难以招架，何况他比一般人都精瘦单薄。我因此惊讶他哪来的这股子毅力，我曾暗自担心他如此下去说不定会在哪天躺倒。果然事实发生了，那天他一早上班就感到不适，硬撑着把下期稿子编完，老毛病就犯了，严重的哮喘突然窒息了他，同事们说，

稍迟一两分钟抢救，老兄就光荣去了。那晚，我和几位好友十二万分火急赶到医院看望他，他一身雪白却装作没事和几个病友在打牌，只是有点耐不住地说：“这次可麻烦了点儿，最快也得一个月疗程，还是走后门的，人家是住3个月呢。”我们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许是这个杂角色特别能体谅作者创作的艰辛，他说自己宁愿放弃一次次写作的机会只要是作者需要他。他不惜为远途作者提供吃、住、跑腿，甚至去办那些比亲戚朋友还超范围超责任的活儿。我敢说湛江地区少有名气或少少有名气的众多作者中，没几个不给他冒昧添麻烦请原谅的。他这人也是，自己一旦发现了一个“可以的家伙”或是一篇“可以的处女作”，便会结结实实高兴几天，禁不住到处向别人推荐大加宣扬。他当上文艺部主任以来，就坚持了副刊的宗旨是发表处女作推出新人。足见其用心良苦。有些作者不自觉，认为交上这个编辑朋友了就可放任自流，慷慨十足把那些自己也懒得拜读的大作一古脑儿捧来请斧正。何叔总是认认真真十分尽职一篇篇一行行地批阅。内心应该已经苦得不行。最后稿费当然是绝对难骗的，只有与仁兄你我同勉。我曾在该报一气发了两个中篇连载，按理说已是熟门熟路了吧！但随后接连给他寄稿，他信却说：“你已经在我们这里出来了，那位置就留

给别人吧，我们主要是发处女作。”很是友好但绝不无规矩地迁就。这也是他的为人。

我想我们可以认为：何叔，本地又一个散文家。摆在你面前的将要你参与的散文世界里，其审美主体和客体都是极为丰富、多样取向的。作者自觉地致力于发现和表现人、社会和自然的新美质，那些被这块土地悠久地尘封着的对象受到了作者格外的关注乃至成了他酿造艺术的热点，野趣、乡俗、雷州味、南海韵、红土魂、胶林曲……统统被潇洒地浑然进那一幅幅充满情调、氛围、意绪、哲理、诗意、机趣、心智的画卷中，从而形成其风韵醇厚、独具一格的何银华式乡情散文。有位文学前辈说过：“搞文学创作，似乎更宜于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乡音、乡语、乡情、乡俗是文学的衣裳，也是文学的血肉之躯。”何叔生于斯长于斯，雷州这块古半岛的风情画、风俗画，既涵盖着湖海山野，又渗透着历史人文；既有地方特色、民族意识，又有社会内涵、现实烙印。作者面对这磁场般吸引力的纷杂生活流，常常若痴若狂以至不能自己，自然，笔底流淌出来的便是如血如酒般浓烈的乡情了。

作者审美畛域和选择的多元化、开放化，使他虽与别的作者一样面对同一土地，却能自觉地以不同的视角，掘不同的层面，运不同的文笔，染不同的色调，让自己的作品呈现出斑驳缤纷的色彩：

有以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中的美为珠线，连缀成地方土著式风情画的，如《红土情》、《在雷州这片土地》、《云雾岭采风》、《神秘的草甸》等；

有把乡土传统之美和新生活之美浑然一体，传达“雷州的风情是美的，新的生活使之美上加美”同一个音韵的，如《小城的古巷》、《蒲乡风情》、《银河恋歌》等；

有在主体热情拥抱现实的基础上，以当代意识洞察现代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感应社会和人生的，如《美的闪光》、《渔女的笑声》、《牛记者琐记》、《父亲与海》、《唱给航标工的歌》等；

有着意捕捉新时代的生活节奏，追随历史进步，反映改革浪潮带来的各种嬗变的，如《热岛》、《潮》、《不屈的海草》、《补天五色石》、《环卫处里的年轻人》等；

有以故乡风物，旨意从物产的文化内涵中，把审美的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揉合在一起，形成独立的认识志趣价值的，如《看这千里海岸》、《K物街漫笔》、《说鲨》等；

有注力于风土人情中的历史、文化积淀，大胆站在时代水准上给予观照，引发人们种种幽思的，如《碣洲踏古》、《雷城访佛》等；

有以“儿时忆”的牵情力铺就的乡土兼忆旧

文，篇章里通体蕴含着浓郁的乡情、亲情和友情，达到质朴舒缓而情深意浓的，如《海榄的怀念》、《故乡那条渠》等；

有感时兴志、览胜旅趣，心理律和艺术律委婉缱绻融汇一体的，如《海岸情思》、《贝壳赋》、《桂林旅趣》、《百里画廊景千秋》、《庐山初识》、《梦游月宫》等等等等。

是否我这样胡说一通你根本不感兴趣，但这无关紧要，兴许等你看完这本书后你会有更多的比我高明的看法，那绝对是好事情。我这是勾勒何叔一个艺术轮廓抛砖引玉而已。

最后谈谈不写散文的何叔。

何叔是个没有任何架子没一点书卷气没张狂没自以为是没使人难堪的十足平常的一个人，给你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绝不像什么作家、记者、编辑之类的街上随时可见的那种普通人。同时体积小且弱，相貌平平，属不容易被异性青睐的角色。然而，他却是个好人。就如他作品一样淳朴真诚、笃实练达、温良随和的那种人。他极乐意帮助别人，而且决不是限于文艺圈子。但他从没以什么记者编辑身份和人家交换条件，他除了以朋友的坦荡和你相处就再没第二种招式。有次我们陪他为家乡人的事去找一个经理，他还亲自掏腰包买了水果，自然不仅仅是因为经理家欠缺这些，而且是冒着倾盆大